

长 篇 历 史 小 说

徐福东渡

XUFUDONGDU

李艳祥 著

下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徐福东渡 下

李艳祥 著

长篇
历史
小说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徐福东渡 / 李艳祥著.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5.4

ISBN 7-5043-4626-8

I. 徐… II. 李… III. 历史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9379 号

徐福东渡 (上、下)

作 者:	李艳祥
责任编辑:	周然毅
封面设计:	郭运娟
责任校对:	刘 颖
监 印:	陈晓华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86093580 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 (邮政编码 100045)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高碑店市鑫昊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820 (千) 字
印 张:	29.375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 册
书 号:	ISBN 7-5043-4626-8/I·608
定 价:	52.00 元 (上、下)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 负责调换)



目 录

下 册

第十六章 至爱宗亲	(456)
第十七章 启航东渡	(483)
第十八章 侠女夺情	(519)
第十九章 采药瀛洲	(557)
第二十章 鲸腹除险	(603)
第二十一章 缘归大海	(637)
第二十二章 创业蓬莱	(674)
第二十三章 圆梦成婚	(704)
第二十四章 苦尽甘来	(731)
第二十五章 民族融合	(763)
第二十六章 渴望长生	(801)
第二十七章 西归故土	(848)
第二十八章 东征立国	(879)
尾声	(911)
附录一	(914)
附录二	(916)
附录三	(921)
附录四	(924)
后记	(926)



第十六章 至爱宗亲

父死娘改嫁，丁实跟着爷爷奶奶长大了，谁知刚能下地干活，竟又被征发为童男，为给放心不下的二老送节省下的干粮，他偷着跑回了家。为了救出被抓的丁实及“连坐”的乡邻，徐福和淳于兰又闹了县衙。游泳、武术、蹴鞠比赛开始了……

—

丁实沿着大道向昆山县边跑边走，他要回丁家村看看爷爷、奶奶。

他实在太想爷爷、奶奶了。

这些天以来，爷爷奶奶不知是怎么过的，家里吃的东西不多了，新粮还没下来。每当他吃饭时，脑海里就会浮现两个老人费力地咬嚼干巴巴的玉米饼子的情景，那艰难的吞咽动作时时揪着他的心。

最近几天，他突然萌生了跑回家去看一看他们的念头，于是，逢吃馒头或火烧时，他仅喝点水，把菜吃了，省下干粮好带回家。

两天下来，他终于积攒了七八个火烧和馒头，倒也是一小包，够爷爷奶奶吃两顿饱饭了。

吃过晚饭，他带上干粮，悄悄上路了。

出了琅邪县城，他一直向南走着，天亮时，他发现离昆山县城不远了，他就要看到日思夜想的奶奶，还有整天操劳不息的爷爷了，心里不由得一阵高兴。

丁实想象着，爷爷奶奶看到白面馍，一定会笑得很开心，也一定会吃得很高兴，很香甜。说不定，奶奶还会边吃边流泪呢！爷爷吃饱了，才有劲下地干活呀！

朝阳下的齐地风光实在美，路旁果树枝繁叶茂，果实缀满其间。彩蝶蜜蜂在瓜地里飞上舞下，展翼亮翅。稻穗低垂，似少女般羞赧，不肯抬头，小麦已由绿转黄，显出逐渐成熟的姿态。山坡上，许多妇女在拿着箩筐采集桑叶，或给棉花捉虫。五颜六色，种类繁多的鸟绕树嬉戏追逐，啼鸣婉转悠扬。一只长着碧绿羽毛的翠鸟吸引了丁实的注意力：这个小东西飞来飞去，自由自在，蹦蹦跳跳，十分惬意。

丁实心里高兴，眼睛看着美丽的翠鸟，就吹着口哨，与鸟互相逗起来。

忽然，他想起了自己目前的处境，两位老人将来无依无靠的日子，不免伤感起来，泪珠顺着脸颊流下来。

他用乡间小调信口哼唱起来：

养儿侍老，
囤谷防饥。
祖父祖母兮，
年愈古稀。

亲情不舍，
故土难离。
孙儿若行兮，
相会无期。

求仙东渡，
时日无几。
我将归来兮，
生死相依。

人人都说世上只有妈妈好，可丁实从记事时就没有见过亲娘。娘长得什么模样？好不好看？他都不知道，也就不知道娘怎么个好法。奶奶只告诉他，娘是个贤惠孝顺的媳妇，也挺疼爱他，可是既然你爸爸已不在人世了，咱丁家不能耽误她的一生，就让她另嫁人了。

丁实经常在梦里见到娘。

他梦中的娘高大健壮，勤劳朴实，非常能干。她根本就不让爷爷下地干活，自己全包了；也不让奶奶下地，连洗脸水都给端到炕上。每次见到娘，他都一头扑在娘的怀里，搂着她不撒开，闭上眼睛享受母爱。娘也紧搂着他，边整理他蓬乱的头发，边诉说心里话。

“娘，我好想你呀，咱们回家吧！”

娘掏出两个鸡蛋，放到他手里：“孩子，你挺瘦，是不是吃不饱？爷爷奶奶疼不疼你呀？”

丁实这时高兴极了，他把鸡蛋装进衣袋里，抱着娘，那个亲哪。平时看见一些孩子在娘跟前撒娇，要吃要喝，他好羡慕啊，有许多次，他眼红得一个人上小树林里大喊：“娘啊，你在哪儿呢？丁实好想娘啊！”

喊叫一阵以后，大哭一场再回家。

“娘，爷爷奶奶对我可好了，又怕我冻着，又怕我饿着！有好吃的都给我了！”

“哦，娘给你的鸡蛋为什么不吃？”

“我要带回去给爷爷、奶奶吃，他们都老了，我还小，吃的日子在后头呢！”丁实懂事地说。

娘不再说什么了，泪下如雨。是为生活的艰辛而哭？还是为孩子的懂事而流泪？或许，是两者都有吧？她没说。

“唉，孩子，”娘哽咽着说，“只要爷爷奶奶对你好，娘就放心了。今

后要多听爷爷奶奶的话，别惹他们生气。可怜的孩子，娘也实在舍不得你呀！”

“娘，既然舍不得我，那你就不要再嫁人了，咱们回家吧！”

“孩子，你不懂！大了你就全知道了，娘也是没有办法呀！你爹死时欠的帐，只有娘嫁了人才能还哪！唉，你是丁家唯一的一条根，是你爷爷、奶奶的希望，也是娘的希望啊！”

于是，娘俩相拥大哭。

丁实一下哭醒了，嘴里还大声叫着：“娘，娘——”

“唉！”奶奶常常是叹着长气，抹着不断线的眼泪，再次哄睡孩子。

长夜难熬啊，可无吃无穿的日子就更难熬了。

丁实就在这半饥半饱状态下长到了十五岁。

想不到，如今却被征发去为秦始皇求仙，寻什么长生不老药。与相依为命的爷爷奶奶分离，他万分的不情愿。

走得流汗，他饿了。他不舍得吃带着的干粮，就到一个大娘家要瓢凉水喝，又凉快又解饿，然后紧了紧裤带，继续赶路。

虽然越走越累，但他终于回到了丁家村。

二

看见那已经离开快两个月，住了十多年，再熟悉不过的三间小土房，他觉得异常亲切。只是，别人家已是炊烟袅袅，而自己家却安安静静。

丁实像一匹小马驹似的连蹦带跳地往屋里跑：“爷爷，奶奶，我回来啦！”

屋内没人应声。

“大概爷爷奶奶不在家，我躲起来给他们一个出其不意的大惊喜！”丁实想着，进了屋。

屋里冷冷清清，里屋炕上蜷缩着一个人，佝偻着身子，瘦骨嶙峋。

丁实看清了，那是奶奶。

“奶奶！”丁实大叫一声，跑上前去。

奶奶没有反应，十分艰难地扭身，面对着丁实，却什么也没有说。奶奶眼窝深陷、满脸皱纹，一头白发绺在脑后，一只枯瘦的手向前伸出来。

“奶奶，你看看我是谁？我是‘狗不理’呀！”丁实喊着说，“奶奶，你怎么傻了？”

他拉着奶奶哭了起来。

奶奶嘴里喃喃着，声音微弱地说：“是孙子，是我的小狗不理！你可回来了，孩子，你可把奶奶想死了！过来，让奶奶好好看看，摸摸！”

她用手上下摸着丁实，看着他的脸，眼窝里汪满了泪水。

“奶奶，你饿了吧？我这有白面馒头，还有火烧，吃吧！”丁实将小包打开，一堆白花花的馒头、火烧露了出来。

奶奶拿起一个馒头，用手摸来摸去，放到鼻子前闻了闻，咽了口唾液，又慢慢放下了。

她舍不得吃。

“奶奶已经两天没吃什么东西了！这馒头的味，可真香啊！”奶奶又闻着馒头说。

“爷爷呢？”丁实一直还没见到爷爷。

“你爷爷找吃的去了，估计这会也该回来了！”

这时，院子里传来了一个苍老的声音：“老太婆，你在跟谁说话呢？”

随着话音，一个微驼的老汉走进来，手里拎着一个十几斤粮食的口袋。

正是爷爷回来了，两个月不见，他又显得老了许多，脸上岁月的刻痕更深了。

“是咱们的孙子、小狗不理回来了！”奶奶告诉爷爷。

“是狗不理，是狗不理！真想不到还能见到我的大孙子！”爷爷仍下米袋，一把抱住丁实，老泪纵横地哭起来。

忽然，他想起了什么：“你是怎么回来的？是不是开了小差，不然怎么会放你回来呢？要是那样的话，你可就闯了大祸了！”

“爷爷，我是偷着跑回来的，我不想离开你们，我不要去求什么仙！”丁实呜呜地大哭起来。

“唉呀，小祖宗！这样会杀头的啊！”爷爷说。

“那可怎么办哪？”祖孙一家三口互相搂抱着大哭，他们想不出任何办法来应付将来会发生的变化。

丁实终于止了哭，从炕上的干粮堆里拿了一个馒头，送到爷爷跟着：“爷爷，你吃吧，白馍，我带回来的！”

爷爷和奶奶都饿了两天了，这时擦干泪水，吃起来。

“孙子，你怎么不吃？”爷爷、奶奶看见孙子丁实不动。

“爷爷、奶奶，我吃过了，吃得饱饱的！不信你们看，我肚子鼓鼓的！”其实，他肚子已经饿得前腔贴后背了，昨天晚上吃的东西今天还能有什么呢？他就是想让爷爷、奶奶多吃点。

“爷爷，奶奶，你们不知道，我们天天吃得饱、睡得好，还吃大米饭和炖肉呢！也常吃鱼。你们看，孙儿是不是胖了，也壮了？”丁实怕爷爷不信，伸出拳头捶捶自己的胸脯，又补充说。

爷爷看看丁实说：“唔，是长高了，也胖了，壮实了！好，好啊！”

“爷爷，奶奶咋瘦成这样？整个人好像傻了似的？”丁实问。

“咳，还不是你想想的！自从你走后，你奶奶就成天哭，喊着你的小名哭‘小狗不理’，回来吧，奶奶想你呀！那撕心裂肺的哭叫声连街坊邻居听了都跟着掉泪，最后走不了路了就躺在炕上哭，咋劝她都不听。现在倒是好多了。”

“奶奶——”丁实扑到奶奶怀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我死也不离开你了！”

爷爷这时赶紧摇着手说：“快不要哭了，可不敢哭了！这要是让里长知道了，一会就来抓你了。光抓你还不算，还得邻里连坐，都得获罪或被杀、或为奴。我和你奶奶两个老棺材瓢子就更不用说了。咱们得想个法子，把你藏起来！藏到哪儿呢？”

爷爷犯难了。

“哎呀，那可怎么办哪！我没想到会这样，我不想连累大伙，也不想让爷爷奶奶死！要不，我现在还回去吧！”丁实这下可着急了。

“孩子，咳！问题是你回去怕是也得被打死呀！因为，你这属于开小差呀！”

“这是什么世道哇？”奶奶仰天凄苦地说。

三人又一起哭了起来。

三

清晨，徐福草草地吃了一口饭，就和淳于兰让一个和丁实同村的小男孩带路，三个人骑着快马向丁家村奔来。

本来徐禄要来的，可是徐福怕旅里再发生其他的事，所以就让他仍在驻地领导孩子们，而让淳于兰女扮男装跟自己走一趟。

跑了半头午，才来到村头。只见村口聚了好大一群人。

近了，才看清一队差人正在抓人，二十多个人被绳索拴着向城里押，一些人则跟在后面哭哭啼啼送行。

“发生了什么事情？”徐福问看热闹的人。

“唉，抓到了一个逃兵！他家里的人都被抓走还不算，又把四周邻居好几家都给抓走了，说是法律规定了连坐法，知情不举者与其同罪！这些人按律都要处斩！唉——秦法苛刻呀！”一个乡绅模样的人悄声说，摇摇头，心事重重地转身回村了。

“我把这些人救下来！”淳于兰转身就要出手。

她气愤已极，谁犯事儿谁领罪，为什么要累及无辜呢？

“师妹，不要莽撞！咱们是来找丁实的，不要节外生枝。走，我们进村，先找到丁实要紧！”徐福拦住淳于兰。

三人来到丁实家，只见院门大开，院里屋内一片狼籍，一个人影也没有，东西翻得乱七八糟。

显然，家里遭到了搜查。

“师妹，你和这个孩子去把里长找来！”

“是，师兄！”淳于兰调皮地一挤眼，领着那个男孩走了。时间不大，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走进了院子。

“你是里长？”徐福问。

“正是，请问先生是何人？”里长见徐福非官非民的样子，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顿显高傲地说。

“这是始皇新封的求仙特使！”淳于兰说。

“就是给始皇求仙人，寻长生不老药的求仙特使吗？”里长追问一句。

“难道还会有第二个不成？”淳于兰有点恼怒地说。

“不敢，小人拜见求仙特使！不知求仙特使因何事传唤小人？”里长卑躬屈膝地说。

“我问你，这家可姓丁？他家里的人到哪里去了？”徐福问。

“对，这家人家正是姓丁，有个男孩叫丁实，本来已是采药童儿，谁知今晨开小差跑回来，小人上午才带人把他抓走。”里长已经得到代理县令的夸奖，这时讨好地说。

“原来，刚才村头被抓的是丁实的邻居！那他的爷爷、奶奶呢？”徐福很生气。

行动真够神速的，丁实可能刚到家就被抓走了。

“也一齐抓走了，并且按着连坐法，邻里也刚被抓走去县衙了。”里长点头哈腰地说。

“你好狠毒啊！”徐福讥讽地说，“那么，你立了多大功？得了什么奖赏啊？”

“到现在，还没给小人什么奖赏。”

“我给你奖赏，”淳于兰说，“你过来接着。”

里长高兴地微笑着走到淳于兰面前。

“啪！”淳于兰结结实实、狠狠地抽了他一个大嘴巴，打得里长原地转了两圈，血顺着嘴角流了下来。

“你干嘛打小人?”里长被打得莫名其妙,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怕你忘了,给你提个醒:以后多积德行善,少作恶使坏,否则,我会杀了你!”淳于兰余怒未息,按剑吼道,“丁实若有个好歹,我会杀了你全家!”

里长全身一抖,顿时像筛糠一样哆嗦成一团。他奇怪眼前这英俊的漂亮小伙为什么这么大的火气。

“好了,咱们不要再耽搁了,马上去县衙!”徐福催促说。

三人连忙上马,一阵急驰,直向县衙奔去。

四

自从原县令被捉活埋以后,县里一切事务都由县尉主管代理,发号施令倒也得意。

当里长带人抓来一千人犯时,他觉得这正是展示自己才能的好机会,就赶紧升堂问案。

徐福三人赶到县衙大堂时,案子已审理完毕,正要宣判。

一千人犯都已跪在地上,小丁实和爷爷、奶奶跪在最前面。

“啪!”代县令一拍惊堂木,大声喊:“现在听宣,大秦朝昆山县关于丁实违旨逃匿案判决如下:查案犯丁实,本系奉旨入选求仙之童男,然而该犯竟敢胆大妄为,抗旨不遵,私自逃跑归家,犯有违旨逃匿罪,现有盗窃求仙集体之馒头、火烧为证。证据确凿,不容抵赖。按《大秦律》判斩监候,报郡里批准后执行;同案犯其祖父母,犯有知情不举罪,按《大秦律》判一并处死;其余街坊四邻均按《大秦律》连坐法判罚为官奴,终身供官府役使;里长因举报有功受奖,赏铜钱一贯。本判决自宣布之日起生效。”

代县令左右环顾一下,然后庄严地宣布:现在,把人犯带下去,退堂!”

堂下早已是哭声一片,有人在大喊:“冤枉!”

有人在骂：“什么狗屁《大秦律》，就是祸害老百姓！”

堂上堂下一片混乱。

“安静！你们简直是反了，把鸣冤者、闹事者给我抓起来！并案处理！”代县令大声喊。

“且慢！”徐福阔步走到堂上，“此案不能这样断！”

“什么人如此大胆，竟敢咆哮公堂？”代县令圆睁双眼，向下高声怒喝。“本县对此案断得有何不妥？左右，与我拿下，以丁实一案从犯处理！”

“是！”几名衙役听命，上前欲擒徐福。只见淳于兰向前跨一步，挡住徐福：“谁敢？”

一个衙役抡板从左边打来，淳于兰侧身躲过，一脚踹他个仰八叉；另一个衙役从右边打来，淳于兰纵身一跃，飞起一人多高，顺势一脚踢在他的脸上，他一个趔趄坐到地上；后面两个衙役同时抡着大板砸下来，淳于兰向下一蹲，闪在两人身后，两手掌分别向两人后背一拍，两人立脚不稳，同时趴在地上，闹了个狗吃屎，淳于兰上前用脚踏住。

其他人吓得再也不敢上前。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代县令惊得变了颜色。

“这位就是求仙特使徐先生！”淳于兰放下脚，介绍说。

对于面前这位从衣着打扮上看非官非民，装束简单的年轻人，代县令无法看出他的职位高低，但“求仙特使”这四个字早已如雷灌耳。就是前些天，因为发生了与求仙有关的抚慰钱贪污案，有八十七位官吏被活埋坑杀。听说他手中还有始皇御赐宝剑，可以任意地处死对求仙不利的人。

“这，这……”代县令吓得连忙离座，双手合揖行礼，“请大人就坐！”

徐福也不客气，上堂落座。

“敢问大人，不知何事光临本县？”代县令惴惴不安地问。

“我想问一下县令大人，不知丁实所犯之罪是何人告发的？”徐福

盯着代县令问。

“是里长来报告说丁实逃匿来家，故而本官着人前去捉拿。”代县令将事情始末讲了一下，“另外，丁实还带回几个火烧和馒头，据他自己介绍说，那是他们目前吃的，是他省了几顿没吃，带回来给爷爷、奶奶的。不过，我猜他可能是偷的！”

“丁实是我的人，如果我不报丁实擅逃，别人是无权报案的，对不对？再说，丁实不放心年迈体衰的爷爷、奶奶，回家看望一下，有何不可？孙子省下嘴里的饭来给祖父、祖母吃，其心可表，其孝可嘉。现在，我这个求仙特使可以证明，丁实是得到我的准许而回来的。里长焉知丁实回家就是偷跑呢？还有，请问代县令大人，里长随便诬告好人，该当何罪？而代县令大人依据诬告之词胡乱断案，枉杀人命，屈判良善，又该当何罪？”徐福语速平缓，但却威严有加地说。

代县令开始时还不以为然，但听到后来，他吓得汗流如雨，结结巴巴地说：“下官不敢！下官不敢！都怪里长贪功，诬告丁实”。

“这么说，你也承认丁实是被诬告的了？”徐福紧跟着又叮问一句。

“是，是，丁实是被里长诬告而遭陷的，里长该被治罪！”

“那么，这就说明丁实是无罪的喽？”

“是，丁实无罪，丁实无罪！”

“既然丁实无罪，那就理所当然也不能再论他人有罪，对不对？”

“对，对！”代县令点头犹如鸡啄米。

“那为什么还不赶快放人？”徐福将音量提高。

“是，放人，马上放人！”代县令唯唯诺诺，瘪茄子似地无精打采，“来人，将丁实等人当堂释放！”

丁实刚一见徐福时，以为这一次是定死无疑，自己是从他手下跑的，他一定恨死了自己。及见徐福用几句话就迫使代县令承认丁实无罪时，才发觉徐福是来救他的。

“先生大人，”刚被去掉刑具，丁实就跑到徐福跟前，跪下磕头说，“谢先生大人救命之恩！谢先生大人救命之恩！”

许多孩子称徐禄为“徐先生”，将徐福称为“先生大人”以示区别。

“孩子，你受委屈了！”徐福摸着丁实的头，安慰地说。接着，他又转向代县令，“每个童男童女各按十贯钱抚慰，被贪部分补发了没有？”

“回大人，还没有！”代县令惴惴不安地小声回答。

“诏令已下发了多时，为何还扣住铜钱不补？是否想伺机贪为己有啊？难道你就不怕被坑杀吗？”徐福这回可是动怒了，“狗官，又是个见钱不要命的东西！马上补齐！”

“是是，下官马上就办！补齐被贪占的抚慰钱！”代县令一下子跪了下去，“下官该死，办事不力！”

“还有，对这些误捕的黔首发给骚扰金，丁家翁姬受惊吓而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以及今后的生活开销，全由县里承担！”徐福余怒不息。

“大人见谅，全由县里承担太重了！”代县令叫苦。

“不行，承担不了也要承担！你办的错案，难道要别人为你承担吗？记着，如果做不好，有所违抗，我会用御赐宝剑取你的狗头！”徐福用手指着代县令。

“是，是是，取下官狗头！”大颗大颗的汗珠顺着脸流下来，滴到地上，“下官马上就按大人的意思办！”

“马上派车送二位老人家回家！他们哪里走得动路？”

“是，来人！立刻补齐每个童男童女被贪占的四贯钱！给误捕的黔首每户骚扰金铜钱两贯！马上派车送二位老人家回府，给骚扰金十贯！”代县令抹着头上的汗水，仍跪着支派手下。

“不行！”徐福喝令，“误捕者每人两贯，丁家已被损破烂不堪，加上损失费共二十贯！”

“是，下官一切照办！”

一群人拥过来，向徐福跪下磕头，千恩万谢地不知如何是好。